



军事政治学研究中心

军事政治学研究

2013年第4期（总第4期）

刘戟锋 等

辩证看待恩格斯技术决定战术的著名论断

顾 伟 等

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军事战略探析

刘明涛

军队意识形态的结构与政治传播

吴 彬

我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发展环境分析及对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军事政治学研究

MILITARY POLITICS REVIEW

主管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

主办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政治学研究中心

学术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邦佐(复旦大学)

俞可平(中央编译局)

蒋乾麟(南京政治学院)

学术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兴卫(军事科学院)

王浦劬(北京大学)

王 萍(空军工程大学)

王臻荣(山西大学)

朱仁显(厦门大学)

朱光磊(南开大学)

刘 杰(上海社会科学院)

刘戟锋(国防科技大学)

关海庭(北京大学)

安成日(黑龙江大学)

孙 力(南京政治学院)

杨小云(湖南师范大学)

杨玉玲(西安政治学院)

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

杨雪冬(中央编译局)

李月军(中央编译局)

李 承(南京政治学院)

李保忠(西安政治学院)

李路曲(上海师范大学)

肖冬松(国防大学)

肖 滨(中山大学)

佟德志(天津师范大学)

宋玉波(西南政法大学)

张 云(南京政治学院)

张凤阳(南京大学)

张贤明(吉林大学)

张明军(华东政法大学)

张星久(武汉大学)

张振江(暨南大学)

张理海(西安政治学院)

张新平(兰州大学)

陈明明(复旦大学)

苗润奇(空军指挥学院)

林尚立(复旦大学)

金太军(苏州大学)

周 平(云南大学)

周光辉(吉林大学)

周敏凯(同济大学)

郎友兴(浙江大学)

房 宁(中国社会科学院)

赵 勇(海军舰艇学院)

胡 伟(上海交通大学)

胡 键(上海社会科学院)

秦维宪(上海市社联)

徐 勇(北京大学)

徐能武(国防科技大学)

郭志刚(军事科学院)

郭定平(复旦大学)

唐亚林(复旦大学)

桑玉成(上海市社联)

黄细麟(上海国际军街博物馆)

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

萧延中(华东师范大学)

商红日(上海师范大学)

蒋建新(南京政治学院)

韩冬雪(清华大学)

傅婉娟(国防科技大学)

封面题字:李 铎

主 编:高民政

中文审稿:李秋发 李海平 翟桂萍 薛小荣 李书吾 范 彬 朱加荣 魏延秋

英文统稿:李庄前 李丛禾 付畅一 王永强 张小健 刘鸪斐然 梅 娟

地 址:上海市四平路2575号

邮政编码:200433

联系电话:(021)81810527(民线);(0531)810527(军线)

电子邮箱:jszxyj@163.co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军事政治学研究. 2013 年第 4 期: 总第 4 期/高民政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2

ISBN 978-7-5097-5702-4

I. ①军… II. ①高… III. ①军事-政治学-研究 IV. ①EO-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33667 号

军事政治学研究 (2013 年第 4 期 总第 4 期)

主 编 / 高民政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 (010) 59367004

责任编辑 / 高明秀 许玉燕 于兴卫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责任校对 / 王迎姣

项目统筹 / 高明秀 许玉燕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5702-4

定 价 / 49.00 元

印 张 / 12.5

字 数 / 229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俞可平（1959~），浙江诸暨人。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研究员，哲学和政治学双学科博士生导师。军事政治学研究中心和《军事政治学研究》学术顾问。

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德国杜伊斯堡大学名誉博士。先后毕业于浙江师范学院绍兴分校(现已更名为绍兴文理学院)、厦门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班、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历任厦门大学哲学系讲师，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教师，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兼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南京政治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院校的教授或研究员。曾经担任美国杜克大学访问教授、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客座教授。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首席专家、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创新课题总负责人、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领域：当代中国政治、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全球化、治理与善治、公民社会、政府创新等。研究成果丰硕，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20余部。代表作有《民主是个好东西》《增量民主与善治》《治理与善治》《全球化与政治发展》等。

在中国学界首次提出“增量民主”“治理与善治”等多个创新性学术观点，尤其是以《民主是个好东西》而广为海内外所熟悉。2011年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选为“2011年度全球百名顶尖思想家”。

目 录

• 特稿 •

辩证看待恩格斯技术决定战术的著名论断 刘戟锋 刘杨钺 赵 阳 / 1

• 专论 •

军事哲学视域下“人与武器关系”的思维逻辑 范 彬 / 7

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定位与新世纪中国国家安全观 张 磊 / 14

和平发展道路与中国武装力量的内敛式发展 陆 畅 / 24

美军战略领导力培育的文化向度 李丛禾 / 33

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军事战略探析 顾 伟 刘盛捷 / 46

军队意识形态的结构与政治传播 刘明涛 / 60

我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发展环境分析及对策 吴 彬 / 69

新形势下军队政治民主的创新思考 朱纯辉 / 78

论抗美援朝战争初期我党的战争指导艺术 时 刚 / 93

试论军人积极政治心理预期的构建和强化 苗润奇 / 101

从军事文学中汲取战斗精神

——浅析用军事文学培育官兵战斗精神 徐洪刚 代 攀 / 108

外军战斗精神培育的理论与实践审视

——基于美、俄两军的实证考辨 李 威 / 113

• 时评 •

军政关系评价下的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考察 薛海玲 / 121

• 短论 •

战斗文化催生战斗力的路径探析 朱 乐 / 133

• 综述 •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经受考验和战胜挑战的根本保证

——南京政治学院团政委政工研究班研讨课的基本结论 王永强 / 136

• 书评 •

战争根源的再探索：基于三种意象的层次分析方法

——肯尼思·华尔兹《人、国家与战争》评介 周 骏 / 142

• 动态 •

美国军事文化必须要改革吗？

——约翰·希伦的观点介绍 王红宇 / 150

• 专访 •

让哲学为军事变革导航

——访著名军事技术哲学专家刘戟锋少将 石海明 张 煌 / 163

• 资讯 •

2012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研究论文索引 (二) 韩洪泉 / 180

《武装力量与社会》2013 年 10 月号目录 范 彬 / 186

• 稿约 •

征稿启事 《军事政治学研究》编辑部 / 189

● 特稿 ●

辩证看待恩格斯技术决定 战术的著名论断

刘戟锋 刘杨钺 赵 阳*

【摘 要】恩格斯关于技术决定战术的著名论断，只是针对特定历史时代的特定研判，具体说，就是指的根源于火器技术进步而由美国革命所发明并由法国革命来完成的散兵战。它并不适用于解读此前、此后技术与战术的关系。特别是20世纪以来，军事领域发生的一系列革命表明，战术与技术互动，思想与行动并进，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军事战略战术研究必须敢于迎接未来军事技术的挑战，同时又要善于引导未来军事技术的发展，才能有力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深入展开。

【关键词】技术 战术 辩证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中，恩格斯有一段名言，很多人都耳熟能详：“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①这段话在国内、军内的文章、著作和领导讲话中引用很广，只要谈到科学技术对军事的影响，人们总将这段话信手拈来，作为不言自明的经典和公理。仿佛在技术与战术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简单对应的线性关系。事实果真如此吗？

* 刘戟锋（1957～），男，湖南邵阳人，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军事高科技培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少将军衔。主要研究方向：军事科技哲学。刘杨钺（1984～），男，湖南长沙人，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讲师，政治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国际关系、网络安全。赵阳（1980～），男，吉林梅河口人，国防科技大学国家安全与军事战略研究中心讲师，工学博士，中校军衔。主要研究方向：国防科技发展战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14页。

一 特定的历史背景

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中,恩格斯以通晓军事而见长,他也因此被马克思亲昵地称为“将军”。由于恩格斯是第一位指出作战方式对技术的依赖关系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列宁后来也肯定说:“战术是由军事技术水平决定的,——这个真理,恩格斯曾反复向马克思主义者作过通俗而详尽的解释。”^①

列宁的高度肯定自然进一步加深了后人对恩格斯论断的印象,也进一步提高了该论断在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中的真理性地位。对那些并未认真拜读原著和深究军事历史的后人们来说,这当然是又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军事史上一切变革的铁律。

其实,恩格斯关于作战方式出现违反指挥官意志的变革的论述,主要指的是十八九世纪的一段时期。具体说,就是指的根源于火器技术进步而由美国革命所发明并由法国革命来完成的散兵战。此前在冷兵器时代,以及早期火器时代,军队作战通常采用的都是密集队形。但是随着火器技术进步,如果一如既往地采用密集队形作战,只会提高对方的命中率。1775~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底层群众踊跃参加,这些新参战的士兵擅长狩猎,就用狩猎的方法打仗。面对英军改进后的火器,他们不顾指挥官的命令,纷纷作鸟兽散,分别隐蔽在森林中、悬崖边、山坡后,以散兵方式出其不意地攻击敌人,因而出现了自下而上变革的散兵战。这种战术使采用线式队形的英国雇佣军不能发挥优势而最后失败。后来,法国的拿破仑进一步发展了这种作战方式。所以恩格斯认为,这种作战方式之所以必要,首先是因为士兵的成分发生了变化,他甚至进一步断言:“现代的作战方法是以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解放为前提的,它是这个解放的军事上的表现。”^②

由此可见,所谓技术决定战术,只是特定历史时代的特定场景。姑且不论在此之前,历史上的古罗马军团作战、中国古代各种阵法作战并非源于自下而上的变革,即使单论散兵战,也不是纯粹由技术所决定,因为它还取决于士兵的成分。正如恩格斯所说:“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以及与之有关的胜负,取决于物质的即经济的条件:取决于人和武器这两种材料,也就是取决于居民的质与量和取决于技术。”^③

① 《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37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第56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14页。

二 20 世纪的新变化

从人类认识史来看，改变单纯技术决定论的转折点早在 19 世纪就已出现。这个世纪，在社会科学领域，诞生了马克思主义；在自然科学领域，诞生了麦克斯韦方程。这两大理论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基于科学技术发展的现状与趋势判断，指出了未来社会和技术发展的走向，促使后来的理论发展和技术进步得以结伴同行。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军事领域。如果说在技术决定论的背景下，马汉的海权理论只是对几个世纪以来前人的海战实践做了一点总结，那么，20 世纪富勒的机械化战争论、杜黑的空权理论就大不一样了。因为富勒、杜黑的理论不但基于军事技术的先期发明，更促进了后来装甲技术、航空技术的进步。也就是从这时起，军事技术的战斗力倍增作用空前强化，而军事理论、军事战略对军事技术的导向作用、牵引作用也逐步彰显，单纯的技术决定论受到了质疑。

的确，在人类军事史上，军事技术水平相当，而作战方式截然不同的案例很多。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以来，基于同等技术水平而依靠作战方式取胜的案例屡见不鲜。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坦克并未给人留下什么印象，但在下一次世界大战中，当德国法西斯在无限制的扩张目的同现实能力不相适应时，接受了最初从英国诞生的机械化战争理论，并刷新成“闪击战”的作战原则。它要求先于敌军迅速集中和展开作战队形，保障战略的突然性，实施最强有力的首次突击，以便在交战初期即取得影响战争结局的决定性胜利。而实施这一作战原则的物质基础则是别国同样具有的坦克、机械化兵团和航空兵。由于“闪击战”的实施，德国将坦克集中使用，能够充分发挥其强大的突击力，在一些主要攻击方向上形成装甲优势，弥补了德国装甲力量在数量和质量上的不足，取得了对一系列国家速战速决的胜利。

德国的“闪击战”又一次印证了“先敌制胜”“在战争中迟缓就等于死亡”等原则的现实意义，同时也给世界各国上了一堂重要的军事思想课：军事斗争中注意提高武器的技术性能固然重要，但不失时机地采用新的作战方法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将军的伟大与天才之处就在于根据军事技术的新进展及时变革旧的作战方式。

关于这一点，科学学的奠基人贝尔纳则通过科学史的研究指出：“科学与战争一直是极其密切地联系着的；实际上，除了 19 世纪的某一段期间，我们可以公正地说，大

部分重要的技术和科学进展是海陆军的需要所直接促成的。”^①贝尔纳所说的19世纪某一段期间,就是散兵战产生和发展的时期。它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军事领域中那种顺应技术发展产生的自下而上的变革,充其量只是罕见的个案。

三 技术与战术的互动

技术对于战术,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战术对于技术,则具有明显的牵引作用。自觉促进技术与战术的互动,既离不开人的主动精神,也离不开具体的战争实践。一旦战争实践的具体条件缺乏,作战方式的创新就难免成为空话。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评论克里木战争的塞瓦斯托波尔围攻时,分别表达了完全一样的思想。马克思说:“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无论如何证明了长期的和平使得军事学术的倒退同工业发展给兵器带来的改进成正比。”^②恩格斯则认为:“这次围攻非常突出地证明了一个事实,即在长久的和平时期的兵器由于工业的发展改进了多少,作战方法落后了多少。”^③这一思想正好说明技术与战术并非存在天然的对对应关系。

技术与战术的关系,其实也是推力与拉力的关系。军事领域的变革之源不光是来自技术领域的推力,它还离不开军事学说所产生的需求拉力。20世纪以来,举凡坦克、航空母舰、导弹、声呐、雷达、原子弹、网络等,因军事理论创新而牵引军事技术进步的事实已有目共睹。同时,也要看到,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的一系列军事战略战术创新尚属摸着石头过河的话,那么这一历史到20世纪下半叶已经彻底被改写、被终结。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在科学技术上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是确立了信息科学及其技术的龙头地位,从而掀起了全球性的信息化浪潮,改变了材料或者能源主导社会的历史。这一事件对军事领域的影响,就是引发了战斗力生成模式的改弦更张,使军队建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也使面向明天的军事训练成为可能。

军事训练作为连接人与装备的桥梁,要实现的就是技术与战术的及时互动。今天的军事训练之所以不同于以往,能够面向明天,关键在于借助信息技术的应用,人类的模拟仿真手段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随着军事仿真技术的发展,推动模拟训练从静态模拟向动态模拟、从技术模拟向战

① J. D. 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陈体芳译,张今校,商务印书馆,1982,第24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3卷,战士出版社,1982,第44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657页。

术模拟转变，促进了实装训练与模拟训练的紧密结合。特别是基于作战实验室的战争预实践，大大降低了军事训练和理论创新的成本，已经成为研究信息化战争和进行军事训练的重要手段，也使得军队面向未来进行训练具备了可靠的技术基础。事实上，在自海湾战争以来的 20 多年军事实践中，美军之所以再没有遭遇此前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那样的尴尬结局，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军事先都进行了周密的作战模拟推演。如为了准备伊拉克战争，早在 2002 年，美军就利用计算机技术打了一场“模拟战”，即“千年挑战 2002”演习。所以，国外军事评论家说，今天美军的战争都是首先从实验室打响的。因为在实验室里，已经能够实现技术与战术的良性互动。

总之，人类战争发展至今，既需要技术，也需要战术，需要理论。20 世纪以来，军事领域发生的一系列革命表明，战术与技术互动，思想与行动并进，已成为当今时代的典型特征。按照这个时代的要求，军事战略战术研究必须敢于迎接未来军事技术的挑战，同时又要善于引导未来军事技术的发展。恩格斯早就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①这就要有更宽广的视野，更敏锐的思路，更远大的眼光，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军事指导理论的与时俱进而不是墨守成规，善于引导装备建设广泛吸收和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包括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才能避免步人后尘，达致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目标，才能有力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深入开展。

〔责任编辑：李秋发〕

A Dialectical Analysis of Engels's Famous Thesis of “Technology Determines Tactics”

Liu Jifeng, Liu Yangyue, Zhao Yang

Abstract: Engels's famous thesis of “technology determinines tactics” is a judgment made with regard to some specific era in history. More specifically, it refers to the skirmish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人民出版社，1971，第 384 页。

battle rooted in the firearms technology invented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d complete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It does not apply to the relationship of technology and tactics before or after that specific perio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revolutions in the military arena have shown that our era has been typically characterized by interaction between technology and tactics, as well as synchronization of thought and action. So we must show courage in exploring the military strategy and tactics in an effort to meet the challenges of the future military technology, as well as guiding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technology, thus effectively deepening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Technology; Tactics;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英文校译: 李丛禾]

• 专论 •

军事哲学视域下“人与武器关系”的思维逻辑

范 彬*

【摘 要】根据思维对事物考察概括的范围和抽象程度，可以从逻辑上区分为宏观、微观以及中观三个层次。相应的，在战争领域可以划分为战略、战役、战斗等层次，其内在要求和重心各不相同。从不同的层次考察“人与武器关系”往往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人与武器”本身，而在于在不同层次上对“人与武器关系”认识和定位上的差异。

【关键词】“人与武器关系” 军事哲学 思维逻辑

“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①思维作为人脑对客观现实的间接的、概括的反映，是认识的高级形式，具有多层次性。根据思维反映客观事物的范围及对事物本质的概括、抽象程度的不同，可以把思维区分为不同的层次。“马克思把存在于事物和关系中的共同内容概括为它们的最一般的思维表现，所以他的抽象只是用思维形式反映出已存在于事物中的内容。”^②由于哲学思维概括反映了整个世界所有事物的共性，给人们提供了分析问题的最一般的方法论，故而也构成军事理论领域最普遍的指导思想。从不同的层次来考察“人与武器关系”往往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人与武器”本身，而在于在不同层次上对“人与武器关系”认识和定位上的差异。

* 范彬（1982～），男，四川南部人，空军勤务学院社会科学部讲师，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军事政治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5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66页。

一 宏观层次“人力制胜”的战略考察

判断所呈现出来的总是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的联系。研究中,人们往往通过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追寻那些存在于个别现象之中的普遍性,探究“规律性”,发现事物的共同本质、普遍规律和一般价值,这不仅适用于自然界领域,同时也适用于社会历史领域。这是最高层次的哲学思维,是世界观、方法论层次的理论思维。马克思就曾指出,“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①这种“辩证的方法”就是宏观层次的哲学认识方法。

把哲学思维推之军事领域,战略问题则属于最高层次。战略学研究全面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②是统领性的、全局性的、左右胜败的谋略、方案 and 对策。在这样的宏观层次下,往往是站在军事哲学思维的高度来研究并揭示战争规律,并力图以普遍规律来指导军事战争。以毛泽东所作的经典篇目为例,无论是《论持久战》还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都不难看出哲学思维的普遍性原则对军事学领域的直接介入。先秦时期更是如此,这一时期是兵学的繁荣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几乎到了人人议兵的程度。以《孙子兵法》为例,其中论述大多以军事哲学基本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并从最高层次作出传承千古的论断,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孙子非普通军事学书,亦非普通战术学书,其所论及者,多为战争上之基本问题。故谓孙子为战争哲学,或军事哲学,或战争原理,均无不可”。^③除此以外,先秦其他的102部存世兵书都在原则上与之类似,这些著作作为军事思维的主要载体,都体现出宏大叙事的思维层次特征。

“马克思把存在于事物和关系中的共同内容概括为它们的最一般的思维表现,所以他的抽象只是用思维形式反映出已存在于事物中的内容。”^④从历史的宏大叙事上看,也就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决定论”的高度,生产力是军事技术发展的最终决定性因素,起着根本性、基础性的作用,而人又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因此战争中胜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6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75页。

③ 陈启天:《孙子兵法校释》,中华书局,1944,第3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66页。

“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①军事思想家和战略家们充分看到了人的力量，充分认识到“人事”的力量与作用，例如，“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所贵，人事而已”（《尉缭子·战威第四》），“战攻守御之具，尽在于人事”（《六韬·龙韬·农器》）等，都是在宏观战略层次上对人作用的突出强调。毛泽东等军事家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继承并发展了这些原则。

当然武器的重要作用在宏观的战略过程中也不容忽视，武器的每一次重要变革，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军事形态乃至社会形态。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改变并非武器本身所致，而是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脑力”上的发展从而引起的科技革命导致的。但在流芳千古的理论家那里，军事思维都没走出宏大叙事的藩篱，而较少涉入实际战斗的领域，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哲人和将军之间的区别，思想家、战略家和指挥官之间的区别。^②

综观古今，纵横中外，虽然武器装备千变万化、千差万别，但是战略战术的最基本最一般的原则始终没有发生变化。因此，站在哲学思维的高度，在宏观层次树立战略思维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站在这样的高度看问题，武器因素固然有可取之处，但人的因素尤其关键。

二 微观层次“武器制胜”的战斗意义

普遍性不能完全包括特殊性，事物的具体特征远比普遍性丰富。“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③将“人与武器”放诸微观领域，从具体的战斗、战争乃至战役的角度来看，武器在其中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例如，“在突破坚固的君士坦丁堡防御设施的战斗中……那就是通过使用技术装备进行持久不懈的攻击并采用饿降的办法，设防坚固的城市不再是不可攻破的了”。^④

首先，武器的使用、发展、改进和更新，影响着战争的形态和样式。战斗内容是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71页。

② 参阅刘戟锋《哲人与将军》，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③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75页。

④ 〔美〕T. N. 杜普依：《武器和战争的演变》，李志兴等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第35页。

随着武器的发展而发展的,武器正是其中一个关键性的物质因素。“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①恩格斯在19世纪对武器系统极为推崇,这也是站在1848年革命的基础上对战斗具体考察的结果。“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②

其次,武器的使用、发展、改进和更新,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人的“异化”。所谓“异化”,就是“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分裂出它的对立面,变成外在的异己的力量”。^③在战争进程中,武器巨大威力的发挥,在人的心理上形成了巨大的威慑效应,武器这一人所发明并使用的物质性因素变成了强大的“异己力量”,也就导致了战争中“人”这一主体的“异化”。在热兵器与冷兵器对抗的时期,热兵器的威力得到了极大的发挥,“无论在物质或精神的哪一方面,火药都把中世纪的秩序炸垮了”。^④进入核武器时代之后,武器更是对人的心理造成巨大震慑,而且武器的“异己”力量显得比资本更加直接和强烈,这种“心理杀伤力”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武器成为一种外在于人的“崇高客体”。

最后,武器的使用、发展、改进和更新,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着一场具体的战役战斗的成败。在现代战争的具体战斗中,“个人的英勇敌不过机械的技术,谁能使用比较优越的兵器,谁就是比较可怕的敌人,至于他的社会地位和勇气都没有关系”。^⑤在这样的情况下,战斗的成败结果往往给人以“武器制胜”的错觉,把武器数量上的多少和质量上的优劣当成了制胜的决定性因素。

但需要指出的是,武器所能达到的战术水平是有极限的。“在发明原子弹和氢弹之前,人类历史上的所有兵器,不管它有多大杀伤力,在赢得战役或战争的胜利时都比不上掌握兵器的人那样来得重要。”^⑥当然,即使在核武器时代,武器的使用和效能的发挥也不能从根本上影响和改变人的决定作用的体现和发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第18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第187页。

③ 《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第1302页。

④ [英]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第1卷,钮先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414页。

⑤ [英]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第1卷,钮先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414页。

⑥ [美]T. N. 杜普依:《武器和战争的演变》,李志兴等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第385页。

三 中观层次“人与武器”的有效结合

军事现代化理论的重要任务，是根据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探索研究新的作战理论、原则和方法，以求在军事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在军事现代化理论研究中不能单纯追逐所谓具有整体性、普遍性的宏大叙事，因为战争的成败只能通过实践结果来检验，如果那样的话，实践结果就只能是——“中国人敌外国人不过以纸上言语，真可谓纸上王国矣”。^①同时，也不能以偏概全，以微观的个别性的经验来作为战争指导思想，其结果也只能落入机会主义的泥沼。

军事现代化发展并不单纯是军事学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哲学问题，因而对“人与武器关系”的认识既不能局限于单纯的军事学视野，也不能囿于纯粹的哲学思辨。钱学森就曾指出，“仅仅从整体性研究，只靠宏观经验，得到的认识恐怕只能是定性的，或按毛泽东的说法是感性认识。若到此为止了，也解决不了问题。如果深入下去用还原论的方法进行分解，又丢掉了系统性、整体性，所以我们说还原论的方法也不行。因此，要搞整体论和还原论的结合，这样我们才能得到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这一唯一可行的道路”。^②放之于中观的逻辑层次，先进的人们必然掌握和使用着先进的武器装备，如何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和统一，实现战斗力的有效生成，是在实现微观和宏观的结合基础上需要解决的问题。

军事现代化涉及军事建设的方方面面。作为一个统一的有机体，一方面，它有助于军事理论、武器装备及体制编制等方面的综合性发展，要求军事思维水平的整体性飞跃；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实施科技强军战略，加快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③战斗力的构成包括人、武器及人与武器的结合方式等构成要素。军事现代化的飞跃不仅依赖于人、武器的根本变革，而且更加依赖于人与武器的结合方式、内在结构和作用机制上的重建。

因此，军事现代化不是某一个方面或某一个局部的变革，不是“单项冒尖”“单骑突进”，而是一项系统工程，是一场整体综合性的革命性变革。单纯武器装备的更新

① 何金福：《这350年》，香港新世纪出版社，1993，第41页。

② 转引自李春立《中西方军事思维尺短寸长》，《解放军报》2010年12月30日，第10版。

③ 胡锦涛：《坚持把科学发展观作为重要指导方针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又快又好地发展》，《人民日报》2006年3月12日，第1版。